

“不是的，小姑娘，你听我说——”呼延云轻轻地说，
“真正能够让一个在乌盆中苦苦挣扎的人，获得解脱和新生的，
不是杀戮，而是推理。”

呼延云◎著

乌盆记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乌盆记

呼延云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乌盆记 / 呼延云著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2015.6

ISBN 978-7-5057-3514-9

I. ①乌… II. ①呼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84589号

书名	乌盆记
作者	呼延云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00×980毫米 16开 16印张 258千字
版次	2015年6月第1版
印次	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514-9
定价	32.8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010-82069336



／
目
录

楔子	／	001
第一章 奇袭	／	013
第二章 鬼戏	／	028
第三章 伏击	／	044
第四章 动机	／	060
第五章 白齿	／	073
第六章 黑疔	／	087
第七章 弩矢	／	101



／
目
录

第十五章	第十四章	第十三章	第十二章	第十一章	第十章	第九章	第八章
推理	缉凶	抓捕	勘查	刀鞘	审讯	碎片	谋杀
—	—	—	—	—	—	—	—
236	209	192	177	163	148	131	115



楔子

《乌盆记》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恐怖的罪案之一，如果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推算，现在已经过去了近990年。然而至今说起，依然令闻者毛骨悚然。

历史上对这一恐怖事件进行最初记载的，是元代一位不具名的戏剧家撰写的剧本《叮叮当当盆儿鬼》，单从名字上看，就让人感到一种邪恶入骨的童趣。经过后来历代戏剧家的改造和加工，这出戏的名字变成了《乌盆记》，也叫《奇冤报》或《定远县》。故事的情节虽无大改动，但是个别人物的名字和以往大不相同。

故事恐怖到何等地步？

清朝光绪年间，慈禧太后曾请英国使团听谭鑫培演唱京剧《乌盆记》。席间，慈禧问英国公使是否听得懂，公使回答说：“戏词没听明白，但从演员悲惋的唱腔中，感觉到一个幽灵在哭泣。”

民国时期，戏园子里上演《乌盆记》，曾经不止一次地吓死过人，有些戏园子门前贴出的海报干脆就警告“胆小者莫入”。邵飘萍主编的《京报》上曾经有评论说“此等阴森恐怖戏剧，实为旧文化之糟粕”，然而却挡不住戏迷们的趋之若鹜。时人评议，各大戏园子都以叫卖声、喝彩声攀比，高者胜之，“倘有一隅，人

满为患，却鸦雀无声，只闻一凄凄惨惨之幽咽，必为《乌盆记》无疑……”

1950年7月，以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为主任的“戏曲改进委员会”，首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颁布对12个传统戏曲剧目的禁演决定，其中就包括《乌盆记》。

而《乌盆记》遭禁的原因是——

“舞台形象过于恐怖，宣传了迷信思想”。

直到“文革”结束后的1980年6月，整整30年过去了，在文化部下发《关于制止上演“禁戏”的通知》中，重申禁演《乌盆记》这出“鬼戏”……

由于本书所记述的奇案与《乌盆记》关系甚大，所以要把《乌盆记》的故事先进行一番讲述，其中夹杂有对相关史料的考据，因事件过于奇特之故，必不至令读者眼倦。

事件发生的时间，应当是在公元1026年，这是因为包拯审理此案是在任定远县令期间。据定远县志记载，宋仁宗天圣七年（1029年），包拯受龙图阁直学士刘筠的举荐担任定远县令，任期一年。而据《乌盆记》涉案人的陈述，受害人刘世昌的遇害是在“前三年”，由此不难推理出案发的确切时间。

时为夏季。

南阳人士刘世昌长年以贩卖绸缎为生，这一天他结清了账目，带着银子和仆人刘升一起往家赶，不知不觉中，天色渐晚。

那时的中国，与现在大不同。

读者可以想象一下，那时人口稀少，城镇的数量比现在少得多，规模也要小得多，其间并没有任何公路，也没有一辆汽车，连电线杆子都不见半根。所谓旅途，就是在无垠的荒野中或独身、或结伴沿着车辙或兽迹慢慢前行，整个世界的色彩十分单调，野草是已经荒芜的黄色，树林是正在荒芜的绿色，以及周遭正在一点点黯淡的黑色。四野一片沉寂，除了自己的脚步声，别无他响，偶尔传来一声昏鸦的哀啼，也如肢解了天空一般，听得人肝胆俱裂。

客栈是极罕见的，偶有几个房屋的造型，走近了一看，不是废弃的茅舍，就是破败的小庙，甚或露出白骨的孤坟……

刘世昌主仆正在踌躇今晚该到哪里落脚，突然天上下起了雨。

雨极大，转瞬之间，势成瓢泼，将天地之间连成苍茫茫的一片。刘世昌主仆虽然都带了油伞，却毫无作用，浑身上下被淋了个透。

“前面是什么地方？”刘世昌扯着嗓子问。

刘升擦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睁大眼睛看了看，认得此处是从前经过的地方，答道：“大东洼。”

“归哪里所管呢？”

“定远县。”

定远县地处安徽省东部，北宋年间为淮南路濠州所辖，而大东洼三个字，一听便知是有雨则涝、无雨则旱的一片人迹罕至的地方。刘世昌主仆正在发愁该到哪里避雨，竟看见前面的山坡上有一片窑场，窑场前有几间简陋的草房，影影绰绰的似乎有灯火的光芒。

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去，拍了拍门板，半天无人回应。刘升脾气急躁，一边拍一边喊“有人吗”。片刻的工夫，门打开了，钻出一个獐头鼠目的瘦子来，阴沉沉地问他们什么事情。刘世昌说明主仆二人“行至此间天降大雨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在此借宿一宿，感恩匪浅”，瘦子上下打量了二人一番，点点头将他们让进了屋子。

屋子矮小而阴暗，分成里外两间。外间靠墙顶着破烂不堪的桌椅，桌上点着一盏油灯，灯火摇曳不定，地上摆着一只细木条编成的瓦桶，墙角放着一摞青色的瓦盆；里间与外间以一布帘相隔，从布帘下摆的缝隙望去，似乎有一女人的影子，想来是主人的内眷，自是不便打扰。

刘世昌向瘦子道谢，问他的名讳，瘦子自称赵大，在这里开了个小小的盆儿窑。

刘升把肩上的包袱卸下，揉着酸痛的肩膀，赵大上去帮他接过包袱。《乌盆记》中所记载的一段简短对话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赵大：“这挺沉的。”

刘升：“这里头都是银子。”

赵大：“哦，这是银子。”

刘升：“小包袱交给你，这里面也是银子。”

赵大：“哦，顶沉顶沉交给我。”

把顶沉顶沉的两包银子放在桌上，赵大问刘世昌主仆可曾用过晚饭，然后主动提出“我给你预备点儿酒赶赶寒气”。说完一擦布帘就进了里间。

里间的床上坐着一个肥胖的女人，眉眼粗鄙，满脸横肉像是一块块死面饽饽，劈头便问赵大：“我说，你又把什么不三不四的人招进家里来了？”

“嘘……”赵大竖起了食指，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说，“我告诉你，来了两个投宿的，包袱挺大，里面尽是银子，你想个什么主意将他们害死，咱们可就发财了。”

“哦？”女人的三角眼一亮，奸笑道，“把耗子药下在酒里，喝下去不就死了吗？”

赵大点点头道：“好！你去办去！”

刘世昌主仆在外间候了片刻，见赵大笑吟吟地走出了里间，掌中托着一个盘子，盘子上有一壶酒、两个酒盅，说道：“客官你请上，我来给你满个盅儿。”刘世昌哪里想到其他，千恩万谢地接过，一饮而尽，刘升也不客气地自己斟了酒喝下。主仆二人都有些头昏，想是酒劲所致，便在外间的土台上卧下睡觉。

赵大吹熄了油灯。

窗外是铺天盖地的大雨，打在草房上“刺啦刺啦”的，像用铁刨刀一层层地剔肉似的……突然，一道闪电透过窗纸，在刘世昌惨白的脸上划过一道蓝色的伤痕，仿佛把他的头骨从中间劈开！霹雳一声响，刘世昌睁开眼睛，只觉得腹痛如刀绞一般，他强撑着爬起身，推一推身边的刘升，刘升却动也不动，哼也不哼。刘世昌正在惊诧间，又是一道闪电，照亮了黑暗的屋子，只见刘升睁着一双毫无生气的眼睛，嘴角和鼻孔淌出鲜血，显然是死亡多时了。

荒郊，野外，电闪，雷鸣。刘世昌知道赵大在酒里下了剧毒，也知道自己逃不掉了，但是求生的欲望还是驱使着他滚下土台，一点一点地向门口爬去。然而爬到一半，他就爬不动了，因为他看到眼前出现了两双脚，还听见了赵大和一个女人的狞笑。

刘世昌伸出手，痉挛的手指抠住赵大的脚腕抓了两抓，喉咙里发出一声悲怨

的呜咽，就倒在地上再也不动弹了。

“两个人死了一双。”女人阴冷地说着，走到桌边，点亮油灯，把大小包袱一起打开，看着白花花的银两，嘴角竟笑得抽搐起来道，“发财了！咱们发财了！”

赵大把刘升的尸身从土台上拉到地上，与刘世昌的尸体并排放在一起，气喘吁吁地道：“这两具死尸怎么办呢，抬出去埋了吧？”

“不好，不好，倘若被野狗扒出来，给人看见，那不是白做了活儿吗？”女人沉思了一下，把手一拍道，“有啦，有啦，咱们把他二人的尸首剁成肉酱，和在泥里，烧成了盆子，就是神仙也不能找寻着！”

赵大笑了道：“妙，妙啊！这正是我的老本行嘛。”说着便进里间拿了把柴刀，在油石上磨了磨，便待分尸。女人一声冷笑道：“你一个人，要想把这两具尸体剁成肉酱，怕是要从初一忙到十五了，赶紧再找一把刀去，咱们一起来！”

赵大点点头，又取了一把柴刀递到女人手中，女人正要蹲下“做活儿”，却冷不丁打了个寒战，一双眼睛呆呆地望着赵大的身后。

她这样把赵大唬得一个激灵，转过头一看，未见一人，问女人道：“你看什么呢？”

女人伸出右手，指着墙壁道：“那年画上的钟馗，看着我们呢……”

赵大望着年画，把牙“咯吱咯吱”咬了两咬，走上前去，用刀尖把钟馗的眼睛剗了下来道：“我让你看！我让你看！”

女人一阵怪笑，蹲下身，高高地挥舞起柴刀，朝刘世昌的脖颈砍下。

“扑哧！”

一股鲜血喷到了她的脸上。

她擦也不擦，咧开红红的嘴巴，疯魔一般地不断挥舞着柴刀劈下，顷刻间，刘世昌的尸体就血肉模糊了，一股浓浓的血腥气充溢了黑暗的天与地……

倘若把三皇五帝以来中国默默死灭的人数加在一起，一定是个令人震惊的天文数字。

所谓默默死灭，并不是指史书上不绝于纸的“遍地饿殍”“白骨露于野”或者“人相食”，这些固然是人间惨剧，但至少还落个死因；比之更惨的，是那些

活着时籍籍无名，而又不知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突然就消失了，也没有人为此深究的死者，他们就像从没来过世间，一直在阴间一样。

本来，老汉张别古也应该是一个默默死灭的人。

“别古”二字，有讲究。宋元之际，与众不同谓之“别”，不合时宜谓之“古”，结合在一起用作名字，可想此人的怪癖倔强。京剧《乌盆记》中，张别古上场要念四句数板，把他凄苦的身世道了个明白：“苦难挨，膝下无儿怨谁来。妻丧早命何该，只落得奔忙劳碌卖草鞋。”

张别古长年以打草鞋贩卖为生，三年前生了一场大病，一直在家苦挨，靠着邻居的接济才算没有饿死。这一天总算是病好了，把屋子的每道墙缝都搜索了个遍，没有找到半文钱，掀开米缸盖子，又见了底。老头子一辈子犟脾气，有病时可以接受别人的施舍，没有病就偏要靠自己，可是肚子饿得“咕咕”叫，现在打草鞋叫卖又怕来不及，猛地想起，三年前，在东大洼开盆儿窑的赵大穿了他两双草鞋，说是赊账，一直没给钱，“不免想前去要了来，也好度日”。

老头子拄着根竹杖，三步一喘地走到东大洼，却一阵发蒙：窑场依旧在，草屋却是荡然无存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气派的大瓦房。张别古想：赵大这卖瓦盆的未必比我这卖草鞋的能多赚几个钱，如何发了大财？上去拍了拍门，门开了，出现在眼前的依旧是那个獐头鼠目的赵大，但一身光鲜的绫罗绸缎，又让张别古半天不敢相认。

“老小子，你有什么事？”赵大倚着门，不耐烦地说。

从前朝自己讨草鞋穿时一口一个“张大爷”的赵大，如今阔气了，脸却变得恹恹。张别古气不打一处来，径直道：“赵大，我来找你讨草鞋钱！”

赵大把眼一瞪道：“什么话！你看大爷我头上戴的，身上穿的，脚底下蹬的，我会欠你草鞋钱？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张别古掰着指头给他算，三年前的几月几日，赵大讨穿草鞋两双，当时说的赊账……

赵大断然截住他的话头道：“有欠条吗？拿来欠条，我就把钱还与你。”

两双草鞋，哪里用开什么欠条，面对这种无赖，张别古一时间哑口无言。

赵大冷笑道：“没有欠条是吧？空口无凭是吧？那您就别跟我这儿堵着门了，该干吗干吗去！”

张别古万般无奈，苦笑道：“老汉我大病初愈，做不了什么活计，干脆你给我个瓦盆儿，我到街上讨饭去吧！”

“瓦盆儿嘛，我倒有的是。”赵大轻蔑地说，“你跟我到库里拿一个吧！”

以前烧了瓦盆都擦在墙角，如今居然有了“库”，这令张别古哭笑不得。不过也说明，赵大这些年的营生依旧是开他那万年不赚钱的盆儿窑——那他这家究竟是怎么发的？

推开仓库的门，黑咕隆咚的也没个窗户，张别古一脚踏进去，顿时感到脚腕一凉。

宛如一条水蛇滑过皮肤。

水蛇并没有游走，而是顺着脊梁骨滑向脑髓，激得张别古打了个寒战！

“你咋了？”赵大感觉到了异样。

“你这盆儿库里咋这么冷啊……”张别古嘟囔道，“别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，阴风惨惨的。”

赵大往后后退了半步，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，涂了漆似的一团黑。

张别古正待挑一个好点的瓦盆，赵大抢上一步，捡了个瓦盆塞在他手里就把他往外推道：“就这个就这个，快走快走！”

一直被推出了盆儿库，张别古才看清手中的瓦盆，别的瓦盆多是铅灰色的，这个却黑得出奇，仔细看又有深浅不一的暗红色，像血干了似的。

“好黑个家伙！”张别古不禁说道。

“一窑就烧这么一个，我还给取了一个名儿呢——叫作乌盆儿。”赵大边说，边将他往门外推搡道，“行了行了，拿着这个盆儿讨饭去吧，今后没事别来串门，坏了我的财气。”

大门“哐当”一声关上了。张别古苦笑了一下，本来是讨账，却只讨来了个讨饭用的乌盆。天色已晚，老头子拄着竹杖一步步向家走去，他完全不知道，身后已经拖曳起了一道长长的黑影。

京剧舞台上，演到这一幕时，景象可怖：张别古一路前行，身后是刘世昌的冤魂：长长的甩发，披散在被毒杀时惨白的脸孔上，额头上裹着黑色的水纱，黑色长袍随着尸身在地上拖曳，双鬓的白色鬼发犹如两条吐出的舌头，三绺黑色长

髯仿佛是从唇齿间吐不尽的血丝……就这么摇摇晃晃地一直跟随着张别古。

走到一片茂密的树林中，张别古又累又饿，不由得坐在地上，背靠着一棵古槐喘口气。四周已经黑得像沉在水里，老汉想，这么坐下去，很快就彻底看不清道路了，但是想起身继续走，身上又全无力气……正在这时，突然耳畔飘过一阵飕飕的冷风，风中还夹杂着一个凄凄惨惨的叫声——“张别古……”

老汉吓得一激灵，“噌”地站将起来，以为是遇到劫道的强人了，但瞪圆了眼四下看去，黑黢黢的树林里根本就空无一人。

张别古抓紧了竹杖，竖直了耳朵。

又是一阵飕飕的冷风……

“张——别——古。”凄凄惨惨的叫声再一次响起。

那声音就在自己的近旁，却不在眼前，眼角的余光一探，也不在左右，那么……张别古战战兢兢地扭过头，向身后望去——

他大口大口地喘息着。

还好，身后只有一棵树。

然而，接下来的一幕，却令他魂飞魄散——

那棵古槐斑驳的树干上，竟然浮现出一张枯槁的脸孔来，披散的甩发，冤苦的眼神，挂着血丝的嘴唇一张一合，发出愈加凄惨的哀声道：“张别古，帮我申冤啊……”

“啊！”张别古吓得大叫一声，拔腿就跑。树林里顿时狂风大作，飞沙扬面，老汉也不管那许多，只闭着眼狂奔，也不知道跑了多久和多远，睁眼时竟已经跑回了自家门前，冲进去上了门闩，又搬过桌椅把门顶住，然后坐在地上一边喘气，一边喃喃自语道：“俗话说‘少年见鬼，还有三年’，我这老来见鬼，怕是没几天活头了！”

坐在黑咕隆咚的屋子里，张别古越想越怕，便从地上慢慢爬起，摸索着点上了油灯，突然觉得尿急，想到屋外去小解又不敢，这才想起怀里还揣着一个乌盆呢，正好当夜壶用了，于是把乌盆掏出放在地上，正准备解裤腰带，突然，那个凄凄惨惨的声音再次响起——

“张——别——古……”

张别古吓得一屁股坐倒在地，手撑着倒滑了几下，后背“咚”地撞在墙上。

油灯的灯火犹如被狂风撕扯一般乱颤，昏暗的屋子摇摇欲坠，一道黑色的影子从墙根慢慢地攀升，像一只长长的虫蜒，一直攀升到天花板，是个飘飘忽忽的无脚人形。

张别古一泡尿就尿在裤裆里了，纵横的泪涕一直流淌到花白的胡子上道：“你……你要干吗？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，你可不能害我啊！”

“唉……”一声幽幽的叹息。

张别古从这一声叹息中，似乎感觉到了鬼魂的无奈，也觉察到它未必是要与自己为敌，于是定了定心神，试探道：“你……你要小老儿帮你申什么冤啊？”

接下来，直接引用京剧《乌盆记》中刘世昌的一段反二黄慢板唱词：

未曾开言泪满腮，
尊一声老丈细听开怀：
家住在南阳城关外，
离城数里太平街。
刘世昌祖居有数代，
商农为本颇有家财。
奉母命京城做买卖，
贩卖绸缎倒也生财。
前三年也曾把货卖，
归清账目转回家来。
行至在定远县地界，
忽然间老天爷降下雨来。
路过赵大的窑门以外，
借宿一宵惹祸灾。
赵大夫妻将我谋害，
他把我尸骨未曾葬埋。
烧作了乌盆窑中埋，
幸遇老丈讨债来。
可怜我冤仇有三载，有三载，

因此上随老丈转回家来。

望求老丈将我带，

你带我去见包县台。

倘若是把我的冤仇解，

但愿你福寿康宁永无灾。

听完刘世昌冤魂的哭诉，张别古枯坐在地上，很久很久，才低声说：“这么说，你三年来一直被困在这个乌盆中啊……我说赵大怎么突然发的家，原来是劫了你的财物，他那盆儿库一步迈进去就感到一阵阵阴风，把你送给我，想必也是想送鬼出门，却不知道你居然能脱了乌盆的胎胚，来找我帮你申冤啊！”

“实在是我死得太惨，冤情太深，魂灵怨苦异常，一直不得投胎。近闻包县台到任，此人清正廉明，足能断我的案子，又逢那赵大将我送与你，所以才挣脱了乌盆的约束，求老人家帮帮我啊！”

也许是经不住刘世昌冤魂的苦苦哀求，也许是怕被它从此缠上不得安生，张别古答应了下来。

第二天，张别古抱着乌盆就到了定远县衙。

包拯时年30岁。

包拯三年前考上进士之后，先被朝廷任命为大理评事，又被任命为建昌知县，因不愿远离年事已高的父母，遂辞官归家。很快朝廷让他出任和州的税官，接下来受龙图阁直学士刘筠的举荐担任定远县令，虽然职务屡迁，然而所到之处，政声彪炳。明朝嘉靖年间知县高鹤《重修定远县志》中这样评价包拯道：

“（包拯）尝为定远令，公廉正直，明信威严，事除积弊，宿吏胆破，听断烛隐，豪右敛迹。以忠信义教民，政绩彰闻……”

当张别古上得堂来鸣冤告状时，包拯看他怀抱着个乌黑乌黑的瓦盆，本来以为是邻里之间因为做生意闹的小矛盾，谁知听得老汉一番讲述，大为震惊，却又不肯轻信道：“你说赵大杀人劫财，可有证据？”

张别古说：“我让这乌盆自己说便是。”

言罢，他将乌盆放在地上，对着它说：“乌盆啊乌盆，我把你带到包县台前了，你有天大的冤屈，自己跟他说吧。”

县衙之上，无论是包拯、公孙策，还是一班衙役，都瞪着乌盆，打算看它能说什么。谁知等了很久，却是鸦雀无声。

包拯大怒，一拍惊堂木道：“你这老儿，居然妖惑官府！念你年长岁高，本县不做计较，快快退下堂去！”

张别古抱着乌盆回了家，一肚子的气对着乌盆撒道：“你这厮让我带你申冤，到了堂上却又一言不发，敢情是消遣小老儿吗？害我被包县台寄一顿打！”

刘世昌的冤魂又从乌盆中飘忽而出道：“老人家不要生气，实在是包县台刚直不阿、一身正气，神鬼都要避让，我又赤身露体，到了堂上只有战栗，哪能说得出来话啊……烦请老人家明天拿件衣物包裹住我，再上县衙申诉一次。”

张别古有心不去，又念及“好人做到底”，于是第二天一早，用衣服包裹着乌盆又上县衙去了。

衙役们觉得这老头儿犯了失心疯，要把他乱棍打出，倒是包拯耐得住性子，请张别古上堂来再审一遍。

这一回，张别古刚刚把乌盆放在包拯面前，乌盆里就传来“嚤嚤”的悲啼声。

包拯大骇，让乌盆将冤情从头道来。于是，刘世昌的冤魂把自己和仆人如何归途中遇雨，如何投宿赵大家，如何被毒杀，如何被剁成肉泥之后混入陶土中烧成乌盆，又如何冤魂不散，借张别古之手来上堂告状……讲到那恐怖血腥之处，直听得堂上众人寒毛倒竖，目瞪口呆！听完刘世昌冤魂的讲述，包拯立即让衙役到东大洼捉赵大夫妇来受审。

很快地，衙役们便将赵大夫妇用铁链锁拿了来。一见堂上的乌盆，他们二人同时瘫坐在地、面如死灰，三年来无一日不恐惧东窗事发，无一夜不梦见鲜血淋漓的鬼魂，如今终于迎来了他们恶贯满盈的死期。

没等包拯细审，他们就招供了。

包拯一纸判书，将二人当街问斩！

为表彰张别古的义举，包拯封赏了他20两银子养老。

刘世昌终于沉冤昭雪，那个杂糅着他的血骨和不安冤魂的乌盆，也被送回了南阳下葬。

《乌盆记》的故事，到此结束。

然而有几个需要深究的细节，几百年来却一直没有搞清楚。

比如故事主人公的名字和籍贯。元杂剧《叮叮当当盆儿鬼》中，受害者名叫杨国用；在明代文学家安遥时编撰的《包公案》中，这一事件的受害者名叫李浩，籍贯并非南阳而是扬州；清末著名说书艺人石玉昆整理的《三侠五义》中，受害者名字叫刘世昌，籍贯却是“苏州阊门外八宝乡”。如果联系到刘世昌是“奉母命京城做买卖”，那么他从北宋京城汴梁回的“家”倘若是南阳，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从河南境内绕道安徽定远，等于是兜了个天大的圈子——无疑，扬州或苏州的可信度都更高一些。

另外，是故事发生的地点。大部分史料中记载，这一奇案的发生地都是在定远，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，有一说就指此案发生在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石庄。

还有一些情节。比如包拯审理此案的方法，在一些剧本或书籍的记载中，赵大夫妇被锁拿到县衙之后，宁死不肯招供，因为他们认为包拯无凭无据——毕竟一个乌盆说的话，既不是人证也不是物证，没法用来定罪。包拯却有办法，吩咐把两个人分开审，主要的突破口选择在赵大的女人身上，告诉她，“你丈夫供称陷害刘世昌，全是你的主意”。女人恼恨丈夫，便说出害死刘世昌的经过，并说还有部分赃银藏在墙中……衙役们去起了赃银出来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赵大只能俯首认罪。

还有更神奇的传说，是关于赵大之死的。据说包拯派出衙役去拘捕这对夫妻凶手，不知怎的走漏了风声。女人知道走不脱，径直服了毒。赵大却不甘心束手就擒，他躲进了自己那座盆儿窑的一个极隐秘的窑洞，料想躲上十天半个月，等风声过去了再潜逃至外地。谁知当初他用刀挖掉钟馗眼睛的事情，钟馗可没有忘记。钟馗封住窑洞的洞口，把刘世昌的鬼魂引进窑洞内现身，把赵大吓得魂飞魄散，用一把尖刀插进自己的心口毙命……这时，县衙大堂上那只乌盆突然飞将起来，包拯带着衙役们跟着乌盆，一直追进盆儿窑，只见乌盆撞开一个被封堵的窑洞，在半空中化为无数碎片，洒落在赵大的尸身旁边……

上面这个传说，出自渔阳县县志，上面明确记载该事件发生在本县内，而不是定远县。

整整990年后，也正是在渔阳县，发生了一起密室杀人奇案，而警方直到在刑侦工作陷入绝境时，才猛然发现，这起奇案，几乎就是把阴森可怖的“乌盆记”事件，重新上演了一遍……